



函授生毕业论文选

- 陕西师大函授部编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PDG

函授生毕业论文选

主编 苏成全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孙皇凯 杨简悠

张采藪 解大远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函授生毕业论文选

陕西师范大学函授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长安南路吴家坟)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乾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3.25印张 28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419-0596-8/G·528

定 价：2.75元

前 言

(一)

《函授生毕业论文选》是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从中文本科84级965位函授生的毕业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共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中学语文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35篇。

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均由相关专业的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负责评阅，并对其中的优秀论文提出推荐意见，经编委认真筛选，最后主编审定编印出版。编选时在保证论文质量的前提下，适当照顾论文的学科范围及学员的学区分布。所以

说这本论文选不仅是党员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而且凝聚着老师们的心血。同时，论文选得以及时出版，还应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二)

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学习成果的总结，是毕业生必须独立完成的一种主要学习作业，相当于一次综合性的毕业考核。它要求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进行学术性研究，分析、解决某一学术性问题，并用论文的形式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目的在于考察毕业生在专业知识、写作技巧以及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这不仅是对全日制本科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也是对函授本科大学毕业生的要求。能否达到这个要求，是检查学校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和函授、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对于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人们最关心和最担心的是质量问题，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办学，如果质量得不到保证，培养不出合格人才，它就没有生命力。高师函授教育能否在社会上站住脚，受社会的欢迎和重视，也主要取决于自身培养人才的质量。近几年来，有些地方受“文凭热”的冲击，不顾办学条件，不讲教学质量，乱挂大学牌子，滥发大学文凭，严重地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声誉，使社会上一度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高师函授教育却由于坚持质量第一，严格管理制

度，精心安排教学，能够保证培养规格，因而受到广大中学教师的欢迎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好评，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函授生毕业论文选》的出版，必将进一步向社会表明，全日制大学毕业生能够达到的水平，函授毕业生也完全可以达到。

(三)

函授教育以在职、业余、自学为主要特点，学员既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利用工余时间刻苦攻读，有些同志正值中年，还有繁重的家务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比脱产学习的同龄人和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要付出数倍的勤劳和心血。拿写毕业论文来说，全日制大学生坐拥书城，时间充足，随时有名师指点。而函授学员则远离母校和老师，缺乏必要的参考资料，没有相对集中的写作时间，得不到老师的直接指导。因此，完成同样质量的毕业论文，函授学员所付出的劳动远比全日制大学生要艰苦得多。《函授生毕业论文选》的出版，使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社会的承认，这对已经毕业和将要毕业的函授学员无疑都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出版《函授生毕业论文选》在陕西省和西北地区都还是第一次，希望这块引玉之砖对活跃学术空气，对促进大学生的学术研究活动能起到有益的作用。由于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同志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还望函授学员、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今后继续编辑学员毕业论文选时有所改进。

编者

1988. 9

目 录

前言	(1—3)
《诗经·豳风·七月》记月方法试探	
商洛学区学员 王锡俊	(1)
试论《孔雀东南飞》中的人性美	
宁夏学区学员 董 莉	(9)
论“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安康学区学员 乔中祥	(20)
悲歌一曲撼古今	
——试论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	
西安学区学员 魏英甫	(32)
从陶渊明辞官归隐谈其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咸阳学区学员 赵志荣	(43)
陶渊明诗歌风格浅议	
宝鸡学区学员 苏芳雯	(54)
从《辨骚》看刘勰对屈原作品的评价	
安康学区学员 龙兴顺	(64)
白居易在渭南	
渭南学区学员 柏 峰	(75)
词发展史上的复归与升华	
——兼谈豪放、婉约的正变之争	
渭南学区学员 严安政	(82)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浅析苏轼作品中的创新精神	
西安学区学员 刘英志	(91)

悲歌为黎元

——试论苏轼的“乌台诗”

.....宁夏学区学员 徐潼英(102)

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榆林学区学员 常象喜(115)

试谈鲁迅小说的悲剧艺术

.....宁夏学区学员 刘 成(127)

试论《狂人日记》的象征手法

.....宝鸡学区学员 段 平(140)

鲁迅杂文创造艺术形象的几种表现手法

.....汉中学区学员 吴玉明(155)

浅谈鲁迅小说中色彩语言的艺术特点

.....长庆油田学员 王跃龙(166)

试论郭沫若历史剧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情

.....铜川学区学员 侯 丽(176)

一首真诚而粗野的爱情曲

——论“虎妞式温情”的特点及其它

.....榆林学区学员 白采胜(185)

永不凋谢的艺术之花

——论新歌剧《白毛女》

.....延安学区学员 白福林(194)

也谈《创业史》.....商洛学区学员 李 一(205)

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谈谈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勃兴

.....咸阳学区学员 胡天才(214)

谁之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主人公浅析

……………宁夏学区学员 冯淑惠(226)

从舞台到社会

——从奥尔恭、答尔丢夫形象的典型意义看

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特征

……………宝鸡学区学员 刘淑媛(244)

试谈《复活》的宗教观

……………西安学区学员 郭 琦(254)

试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咸阳学区学员 鲁纪峰(268)

从《饮冰室诗话》看梁启超的美学观点

……………西安学区学员 李元冲(279)

山水游记简论……………渭南学区学员 李高田(292)

谈谈荒诞色彩的小说

……………西安学区学员 邢小利(304)

艺术：情感的对象化

——关于艺术本质的逻辑分析与哲学思考

……………安康学区学员 王平生(311)

读者的主体性三题

……………铜川学区学员 董立新(323)

古汉语为动用法初探

……………宝鸡学区学员 姚 亮(333)

浅谈汉字的起源发展及其形体演变

……………宝鸡学区学员 王 烈(345)

模糊语言与语辞魅力

.....渭南学区学员 白建西(359)

关于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探讨

.....西安学区学员 黄 炜(381)

美育与语文教学.....西安学区学员 谢治新(393)

附录

关于撰写毕业论文的几个问题.....黎 风(404)

毕业论文写作杂谈.....高海夫(409)

《诗经·豳风·七月》记月 方法试探

商洛学区学员
王锡俊

一、记月的两种形式

《诗经·豳风·七月》这首诗，陈述铺叙了西周时期豳地农奴们一年间每月的辛勤劳动情况，反映了农奴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的悲惨生活。诗中在记月的方法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七月”、“九月”云云，一种是“一之日”、“二之日”云云。一首诗，何以有两种记月的形式？读诗之时，不禁要生出这小小的疑问来。本文就此试作初步的探讨。

二、记月方法是夏历周历并用

遍阅各种注释和资料，如何解释这

两种记月的形式，撇开古代注家们庞杂紊乱、带有明显说教色彩的注释不谈，现代的注家学者们大抵有三种看法。

高亨先生认为此诗是采用幽历，而“幽历是用十个数目记十二个月份，因而在记月上不得不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某之日’，如‘一之日’、‘二之日’等；一种是‘某月’如‘四月’、‘五月’等，这是很特殊的很古拙的一种记月方法。”^①周代及其以前有过不同的历法，如夏历、殷历、周历。但当时是否有过幽历呢？高亨先生的根据也仅是“由此篇观察（指《七月》）而认定的，并列表把“由此篇观察”而认定的所谓“幽历”与夏历、殷历、周历对照，表中的“幽历”既有“四之日”，又有“四月”。^②这样的幽历无论是怎样的特殊和古拙，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真有如《七月》的记月形式的“幽历”吗？倘若当时不存在所谓这样的“幽历”，《七月》记月采用幽历说当然不能成立。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此诗是单纯用周历记月。他在《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说：“诗中的物候与时令是所谓‘周正’，比旧时的农历，所谓‘夏正’，要早两个月。”而在此文的行文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认定“七月”、“九月”这种记月形式就是以周历记月的。^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在以夏历定春夏秋冬四时的关中地域（周代的豳地就是现在关中的旬邑县、彬县一带）的物候与时令，就会清楚与诗中的物候和时令，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古今相距几千年，气候上或暖或冷的变化是应该有的，但不会变化到物候与时令相异的地步，比方诗中讲“七月食瓜”，如果是周历七月，推算起来就是夏历五月，而现在的夏历五月，在关

中无论如何是吃不到南瓜的（郭沫若先生的译文就是把“七月食瓜”的“瓜”译作“南瓜”的^④）。因此，怎么能认定诗中的物候与时令是比夏历早两个月的周历呢？况且，今人已从“岁差”规律上弄清了“七月流火”的“七月”确系夏历七月，而不是周历七月^⑤。

现在，我们再来看郭沫若先生是如何看待诗中“一之日”、“二之日”这一种记月形式的。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郭沫若先生接着说：“又诗的‘一之日’云云，‘二之日’云云，向来的注家都是在‘日’字点读，讲为‘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但讲来讲去总有些地方讲不通。而且既有‘四月秀蓂’，又有‘四之日’，何以独无一月二月三月，而五月至十月何以又不见‘五之日’至‘十之日’呢？这些都是应有的疑问。一句话总归，分明是前人读错了，我的读法是‘日’字连下不连上。‘一之’，‘二之’，‘三之’，也就如现今的‘一来’，‘二来’，‘三来’了。说穿了，很平常。”^⑥应该说，这段话中郭沫若先生的疑问是很该“问”的，下文我也将涉及它，探讨它。但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把“一之日”、“二之日”这种记月形式作了完全与记月无干的解释。郭沫若先生在《七月》的译文里，根据他的点读“一之，日肇发。二之，日栗烈”，译作“一来呢，风一天一天地吹得辟里拍拉响。二来呢，寒气一天一天的冷得牙齿战”。^⑦这样，我也有两点疑问：一是，《七月》是逐月叙述农奴们一年的辛勤劳动的，何以独写四至十月呢？二是，《诗经》的诗篇在形式上具有一种整齐美，往往一首诗的各章句数相等。即使在个别句数参差的诗篇中，也有整齐的一面。例如，《小雅·雨无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

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句数不整齐，但它的顺序是两个长章在前，两个中章在中，三个短章在后，这也是一种整齐美。因此可以说，形式上的整齐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按通常点读法，《七月》八章八十八句，每章十一句，如按郭沫若先生的点读，则第一章十五句，第四章十三句，第八章十四句，这种真正参差的句数不齐不就违反了《诗经》的整齐的特点吗？因而，郭沫若先生的这种解释和点读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既然，《七月》记的月方法不是采用所谓的“幽历”，也不是单纯采用周历；那么，现今的多数注家学者们则认为《七月》的记月方法是夏历、周历并用：“四月”、“七月”等是指夏历，“一之日”、“二之日”等是指周历。^⑧我从下述理由出发，也同意这种看法。

说“四月”、“七月”等是指夏历，可以从诗中用“月”表示的月份与物候时令的搭配相当上看出。还可以从历史史实的角度得到一点佐证。周人祖先公刘于夏代徙豳，到了周代，王者虽要“改正朔”“易服色”等等以表示“受命于天”，但夏历比较适合农事季节，民间其俗循用夏历，作诗用夏历记月也是自然的。

说“一之日”、“二之日”等是指周历，可以从诗中的诗句得到内证。诗中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墁户。”从七月叙至十月后，接着曰：“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大意是说：我的老婆孩子啊，新年已到旧年完，快搬进屋避风寒。可见夏历的十月一完，就是新年开始了，这个新年当然应指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的周历，而后就用“一之日”、

“二之日”、“三之日”来表示用周历记月。

看来，夏历周历并用说比较可靠，但仅此立论，尚欠完满。对夏历周历并用说，我们谁都会再追问一步：为什么《七月》的记月方法要采取夏历周历并用？

三、对夏历周历并用说的一点探索

从各种历史典籍看，周代各地据以记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有夏历、殷历、周历。就社会生活的范畴而言，这应该是事实，如同今日人们既可以用阳历，也可以用阴历一样。就是一部《诗经》的部分诗篇，也有采用不同历法记时的现象。《小雅·四月》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的“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这是用夏历。《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指周历。但是，《七月》这一首诗里，既用夏历，又用周历，这种现象却是独一无二的。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对此，前人也曾探究过，说是：“周公作诗，……即本豳人之俗以立言。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为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变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纪数”。^⑨这种既本豳人之俗而言夏，又在周言周的说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论。首先要论及的是，《七月》是否为周公所作。

从来的儒者都认定《七月》是周公所作。《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这显然带有儒家说教的色彩。方玉润说得好：“《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非躬亲陇亩，

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⑩今人陆侃如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序》说此诗为周公所作，我却不信他有这样的诗才。我推测这位作者大约是西周中叶一个无名氏，他大约是一个受过文学训练的农家子。”^⑪

《七月》是周公所作的说法不可信，那种认为《七月》的记月方法是周公既本豳人之俗而言夏又在周而言周的说法也就不可信。

在此，我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那位《七月》的作者在逐月叙述农事的时候，采用夏历记月，言“四月”、言“七月”、言“十月”，到了十月以后，该怎么说呢？倘若在今天，当然可以直接说“十一月”、“十二月”，可是在西周时期，却是不能这样直接表达的，必须说成“十有一月”、“十有二月”。这种语法从汉语史的角度是有根据的。清人孙诒让在《读周礼正义》一文中说：“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不用。《尚书》、《春秋经》、《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⑫如此说来，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的篇章当然必用，因而必须把“十一月”、“十二月”说成“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把这种散文式的表达方式放入韵文中，“一之日觶发”按夏历就成了“十有一月觶发”，这样，不仅没有先例，而且诗味就顿减了。如果《七月》的作者单纯采用周历，不但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既无诗句的韵味，而且有的句子又突破了《诗经》每句至多八言的定格，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里的“十月”按周历是十二月了，应说成“十有二之日蟋蟀入我床下”不是成了一句十一个字吗？

因而，我推测《七月》的作者首先恐怕是为了避免上述矛盾才不得不采用夏历和周历两种历法记月的。那么，又如何不使两种记月的历法混而冲突呢？到了夏历十月之后，不便言十一月、十二月，便改用周正，谓之“一之日”、“二之日”。既说了“一之日”、“二之日”，则夏正的正月、二月，不得谓之一月二月，所以继续从周正顺数为“三之日”、“四之日”。这就解决了从夏正不便言十一月、十二月的问题。但以周正记月也不好再往下进行，否则又会遇到从周正怎样表达十一月、十二月的问题。于是，从“蚕月”以后开始改用夏历。那为什么篇中独用“蚕月”呢？这是因为篇中既有夏历的“四月”又有周历的“四之日”，为了不使混而无别，便在“四月”与“四之日”之间，用了“蚕月”的名称。这“蚕月”对夏历来说就是三月，而对周历来说则是“五之日”。不管夏历、周历如何有别，但此月刚好是开始养蚕的月份，因而在物候上则是有定的。通篇看来，正朔无定，而物候与时令有定，并不影响表达逐月叙述农事这一中心。

基于上述设想和推测，可以断言，《七月》记月并用夏历和周历，乃是受当时的语法规式和韵文要求的限制而不得已为之也。抑或有其它原因，因无合理的根据和佐证，我在此不敢妄断。

注：

①见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同注①